

萬 有 文 庫

第 二 集 七 百 種

王 雲 五 主 編

西 遊 記

(三)

吳 承 恩 撰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西遊記
(三)

國學基本叢書

第二十回 黃風嶺唐僧有難 半山中八戒爭先

詩曰 法本從心生。還是從心滅。生滅盡繇誰。請君自辨別。既然皆己心。何用別人說。只須下苦功。扭出鐵中血。絨繩著鼻穿。挽定虛空結。拴在無爲樹。不使他顛劣。莫認賊爲子。心法都忘絕。休教他瞞我。一拳先打徹。現心亦無心。現法法也輟。人牛不見時。碧天光皎潔。秋月一般圓。彼此難分別。

這一篇偈子。乃是玄奘悟徹了多心經。打開了門戶。那長老常念常存一點靈光自透。且說他三衆在路。餐風宿水。帶月披星。早又至夏景炎天。那日正行時。忽然天晚。又見山路傍邊。有一村舍。三藏道。悟空你看。那日落西山。藏火鏡。月升東海。現冰輪。我們且借宿一宵。明日再走。八戒道。說得是我老豬也有些餓了。且到人家化些齋喫。有力氣好挑行李。行者道。這個戀家鬼。你離了家幾日。就生報怨。三藏聞之道。悟能你若是在家。心重時。不是個出家的了。你還回去罷。那馱子慌得跪下道。師父。我不曾報怨甚的。師兄。因我說了肚內飢。要尋人家化齋。故此罵我是戀家鬼。我受了菩薩的戒行。又承師父憐憫。情愿伏侍師父。往西天去。誓無退悔。這叫做恨苦修行。怎的說不是出家的話。三藏道。既是如此。你且起來。那馱子縱身跳起。挑著擔子。死心塌地前來。早到人家門首。三藏下馬。先奔門前。只見一老者斜倚竹牀之上。口裏嚶嚶的念佛。三藏慢慢的叫一聲。施主問訊了。那老者忙斂衣。還禮道。長老失迎。你自那方來的。到我寒門。何故。三藏道。貧僧是東土大唐和尚。奉旨上西天雷音寺拜佛求經。適至寶方天晚。欲投檀府告借一

宵萬祈方便。那老兒擺手搖頭道：「去不得。西天難取經，要取經往東天去罷。」三藏口中不語，意下沈吟。菩薩指道：「西去怎麼？」老說往東行。東邊那得有經行者，就忍不住。上前高叫道：「那老兒，你這般大年紀，全不曉事。我出家人遠來借宿，就把這厭鈍的話，恐唬我十分。你家沒處睡時，我們在樹底下好道也坐一夜。」那老者扯住三藏道：「師父，你倒不言語。你那個徒弟，那般一個癆病鬼，怎麼返沖撞我這年老之人。行者笑道：「你這個老兒，忒沒眼色。我老孫小雖小，頗結實。皮裏一團筋哩。」那老者道：「你想必有些手段。」行者道：「不敢欺。也將就看得過。」老者道：「你家居何處？」因甚爲僧行者道：「老孫祖居東勝神州傲來國花果山水簾洞。自小兒學做妖怪，憑本事掙了一個齊天大聖。只因不受天祿，大反天宮，惹了一場災愆。如今轉拜沙門，保我師父上西天拜佛，怕甚麼山高水險。我老孫捉怪降魔，伏虎擒龍，都曉得些兒。那老兒聽得哈笑道：「你既有這樣手段，西方也還去得去。你一行幾衆，請至茅舍裏安宿。」三藏道：「多謝老施主了。我一行三衆，老者道：「那一衆在那裏？」行者指著道：「這老兒眼花，那綠陰下站的不是老兒，擡頭一見八戒，這般嘴臉，就諛得一步一跌。在屋裏亂跑，只叫關門關門，妖怪來了。行者趕上扯住道：「老兒莫怕，他不是妖怪。是我師弟，老者戰兢兢的道：「好好好，一個醜似一個。」八戒上前道：「老官兒，你若以相貌取人，乾淨差了。我們醜自醜，卻都有用。那老者正在門前，與三個和尚談講，只見那莊南邊有兩個少年人，帶著一個老媽媽，三四個小男女，一擁上前問道：「做甚麼的？」八戒調過頭來，把耳朵擺了幾擺，長嘴伸了一伸，嚇得那些人東倒西歪，慌得那三藏滿口招呼道：「莫怕莫怕，我們不是歹人。我們是取經的和尙。那老兒纔定了性，請他師徒進去。」三藏著實埋怨他兩人，蠱惑生事。八戒道：「不瞞師父說，老豬自從跟了你這些時，俊了

許多哩。若像往常在高老莊時，把嘴朝前一掬，把耳兩頭一擺，常嚇殺二三十人哩。行者笑道：「馱子，你便把那醜也收拾起些麼？」三藏道：「相貌是生成的，你教他怎麼收拾？」行者道：「把那個耗子嘴揣在懷裏，莫拿出來，把那蒲扇耳貼在後面，不要搖動，這就是收拾了。」那八戒真個把嘴揣了，把耳貼了，拱著頭立於左右。行者將行李白馬安頓了，老兒纔分付獻茶辦齋，請三衆涼處坐下。三藏問道：「老施主高姓？」老者道：「姓王，有幾位令嗣。」道有兩個小兒，三個小孫，又問年壽幾何。道：「痴長六十一歲。」行者道：「好好，花甲重逢矣。三藏方問老施主，始初說西天經難取者，何也？」老者道：「經非難取，只是道中艱澀難行。我們這向西去三十里遠，近有一座山，叫做八百里黃風嶺。那山中多有妖怪，故此難行。據方纔這位小長老說，有許多手段，卻也去得。」正說處，又見兒子拏飯擺在桌上，說一聲請齋。三藏就合掌，誦起齋經。八戒早吞了一碗。長老的經還未了，那馱子又喫穀三碗。行者道：「這個糠饘，好道撞著餓鬼了。」那老王倒也知趣，見他喫得快，道：「這個長老，想著實餓了，快添飯來。」那馱子真個食腸大，看他，不擡頭，一連就喫有十數碗。老王道：「倉卒無殺，請再進一筋。」三藏行者俱道：「穀了。」八戒道：「老兒滴搭甚麼，誰和你發課，說甚麼五爻六爻，有飯只管添。將來就是馱子一頓，把他一家子飯都喫得罄盡，還只說纔得半飽，卻纔收了傢伙。」在那門樓下，安排牀鋪睡下。次日天曉，三衆致謝西行，不上半日，逢一座高山，十分險峻。正看那山，忽然一陣旋風大作。三藏在馬上心驚道：「悟空風起了。」行者道：「風卻怕他怎的？」等我抓一把來，聞一聞看。」八戒笑道：「師兄風又好抓，得過來聞的。」行者道：「兄弟，你不知老孫有個抓風之法。」那大聖聞了一聞，有些腥氣，道：「果然不是好風。這風不是虎風，定是怪風，說不了。」只見山坡下剪尾跑蹄，跳出一隻斑斕猛虎，慌得那三藏跌下馬來，斜倚

路傍八戒丟了行李。掣釘鈿上前大喝一聲道：「業畜那裏走！趕將去！」劈頭就築。那隻虎直挺挺站將起來。把那前左爪輪起，攪住自家的胸膛，往下一抓，唵喇的一聲，把個皮剝將下來，站立道旁，喊道：「慢慢來，慢慢來！吾黨不是別人，乃是黃風大王部下的前路虎先鋒是也。今奉大王嚴命，要拿幾個凡夫去做按酒。你是那裏來的和尚，敢擅動兵器傷我。」八戒罵道：「業畜，我等不是那過路的凡夫，乃東土大唐聖僧。上西方拜佛求經者，你早早的讓開大路，休驚了我師父，饒你性命。那妖精不容分說，急近步丟一個架子，望八戒劈臉一抓，回身就走。」八戒隨後趕來，那怪到了山坡下亂石叢中，取出兩口赤銅刀，急輪起轉身來迎。兩個在這坡前一往一來的賭鬪。那行者攙起唐僧道：「師父，你莫怕，等老孫去助助八戒，打倒那怪好走。」三藏坐將起來，戰兢兢的口裏念多心經。那行者掣棒上前，喝聲叫拿了八戒，愈加奮勇。那怪敗下陣去，他兩個趕下山來。那怪慌了手脚，使個金蟬脫殼計，打個滾，現了原身，依然是一隻猛虎，卻又攪著胸膛，剝下皮來，便蓋在那臥虎石上，脫真身，化一陣狂風，徑回路口。那師父正念多心經，被他一把拿住，駕長風攝將去了。擒來洞口，按住狂風，雙手捧著唐僧，獻上洞主道：「大王，小將山上巡邏，遇著一個東土唐僧，上西方拜佛求經者，擒來奉上，聊具一饌。」那洞主聞言，喫了一驚道：「我聞得前者有人傳說，三藏法師乃大唐聖僧，他手下有一個徒弟孫行者，神通廣大，你怎麼能捉得他來？」先鋒道：「他有兩個徒弟先來的，使鈿後來的使棒，正趕著小將爭持，被小將使一個金蟬脫殼計，把這和尚拿來也。」洞主道：「且莫喫他哩，只恐怕他那兩個徒弟上門吵鬧，且把他綁在後園定風樁上，待他不來攪擾，慢慢的自在受用不遲。」即令小妖將唐僧拿去，綁在後園。那唐僧痛苦悲切，不題。卻說那行者八戒趕那虎下山坡，只見那虎伏在岸

前行者舉棒儘力一下。轉震得自己手疼。八戒復築了一鉞。亦將鉞齒迸起。原來是一張虎皮。蓋著一塊臥虎石。行者大驚道。不好不好。中了他計也。八戒道。中他甚計。行者道。這個叫做金蟬脫殼計。我們且回去看看。師父莫遭毒手。兩個急急轉來。早已不見了三藏。行者大叫如雷道。怎的好。師父已被他擒去了。橫豎想來。只在此山。我們尋尋去來。他兩個急奔入山中。穿岡越嶺。行穀多時。只見那石崖之下。聳出一座洞府。果然兇險。撞至門前。見那門上有六個大字。乃黃風嶺黃風洞。即便執棒高叫道。妖怪。趁早兒送我師父出來。省得掀翻了你窩巢。那小怪跑入裏面。報道。大王。門外一個雷公嘴毛臉的和尚。手持著一根如許粗的鐵棒。要他師父哩。那洞主驚慌。即喚虎先鋒道。我教你去巡山。只該拿些山牛野彘。怎麼拿那唐僧來。卻惹他那徒弟來此吵鬧。怎生區處。先鋒道。大王放心。待小將出去。把那甚麼孫行者。索性拿來湊喫。他卽點起小妖。擂鼓搖旗。撚兩口赤銅刀。出門厲聲高叫道。你是那裏來的猴和尚。敢在此間大呼小叫。行者罵道。你這個剝皮的畜生。你弄甚麼脫殼法兒。把我師父攝了來。還不趁早送出。休走。看棒。那先鋒急舉刀相迎。他兩個各顯威能。戰了數合。那虎怪抵架不住。回頭就走。他原來在那洞主面前說了嘴。不敢回洞。竟往山坡逃生。行者趕到那藏風山凹之間。八戒正在那裏放馬。忽聽見呼聲喊。回頭觀看。乃是行者趕敗的虎怪。就丟了馬。舉起鉞。著頭一築。築得九個窟窿。鮮血直冒。死於山坡之下。後人有贊八戒詩曰。

三二年前歸正宗。持齋把素悟真空。誠心要保唐三藏。初秉沙門立此功。

行者見了大喜。八戒道。你可知師父的下落麼。行者道。這怪把師父拿在洞裏。要與他甚麼鳥大王做下

飯是老孫與他鬪到這裏來。恰好被你殺了。兄弟啊。這個功勞算你的。你可還守著馬與行李。等我再到那洞口索戰。須是拿得那老妖。方纔救得師父。八戒道。哥哥你去。你去。若是打敗了老妖。還趕將這裏來。等我截住殺他。好行者一隻手提著鐵棒。一隻手拖著死虎。徑至他洞口。正是

法師有難逢妖怪。情性相和伏亂魔。

畢竟不知此去可降得妖怪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悟一子曰。此明既受心經。急須下手。弗誤認心即是道。而自阻前程也。篇首一偈。言修道者有法。法從心生。還從心滅。所以生法滅法者為誰。須自己辨別明白。若云既然皆是自己心。又何用別人說。只須就心下功。是欲扭鐵出血。挽空作結。而期無為。萬無是理。此是認賊為子。何能到心法兩忘地位。不知其間有他家不死之方。休教他瞞我。先須識透五行。一拳打徹障礙。期心可無心。而法自可輟矣。這纔是碧天秋月。彼此無分。性命俱了也。若云卽心卽佛。而不識非心非佛。謬解詩中。既然皆己心。何用別人說之句。係責成自己之要訣。豈不錯了門戶。故起語云。這一篇偈子。乃是玄奘師悟徹了多心經。打開了門戶。若言心卽是道。道無不了。何以云止。打開了門戶。其必僕僕再往西天。取何真經。豈西天之真經。非別人之說乎。此其說可曉然而悟矣。參同契曰。乾坤其易之門戶。悟空悟能。乃易之門戶。卽心經之門戶也。得了悟空悟能。便是打開了門戶。從此下手修為。方可造其堂奧矣。前烏巢禪師。恐唐僧不識心經門戶。故指示野豬石猴。令行者說出。長老已解其義。故長老常念常存。一點靈光自透。分明是日落西山藏火鏡。月升東海現冰輪境界。大道在望。急須前進。儻止從自家心上摸索。而認取靈靈。

昭昭之識神以爲真實。不知有西天之大路。如戀家的一般。謂之戀家鬼。何能超脫塵俗。故前人有譏。駐顏住世。而不能脫殼飛昇者。謂之守屍鬼。其說相似。行者說個戀家鬼。罵盡自來執心用功者。三藏道。悟能。你若在家。心重時。不是出家的了。你還回去罷。馱子原無退悔言語。而設此一段話頭。豈真行者。賊埋馱子哉。特借馱子以發明修心而戀心。猶出家而戀家也。你看馱子死心塌地前來。死心前來。復是心法。而下手用功。卻須手段。但能死心而無手段。則在在棘手。去路不通。故老者擺手搖頭道。去不得。西天難取經。及行者說出本事。而老者道。想你必有些手段。又曰。你既有這樣手段。西方也還去。得此真老莊指示之妙諦也。故提老者爲主。下文莊南兩個少年人。帶著一個老媽媽。三四個小男女。一段影子。正老莊道德南華玄妙中之祕要。驚愚駭俗的故事。去得西方的大手段也。八戒又提在高老莊時。常嚇殺凡人。卽說破鬼神驚駭者是。行者笑道。不要亂說。把那醜也收拾些。卽說著醜行。最妙者是。下文獻茶問姓。嗣敍年庚。俱引起黃風嶺難行。須有大手段。如老孫者。方纔去得之意。餓鬼添飯。半飽。俱形容西方路遠。須志願難滿。如老猪者。方纔擔得之義。蓋心本非道。儻謂心卽是道。而期必於心。乃以心縛心。而橫截去路。便是黃風嶺虎怪。計脫金蟬。而網縛定風樁上也。何以故。風爲巽木。黃爲中央。橫於心胸。如嶺蟲然。虎怪之鞞。輾執迷。卽己心之輾轉。期必也。你看虎怪。攔住自家胸膛。把皮剝下。站立道旁。形容模樣。句句宛肖心字。故喊道。吾黨不是別人。乃黃風大王部下。前路先鋒。蓋執心爲道。是半途惑亂。攔住去路也。八戒趕那怪到亂石中。取出兩口赤銅刀。亂石爲堅頑錯雜之非純。兩口爲左右參差之非一。赤象心之本色。刀象心之堅忍也。故虎怪爲執持己心。乃山中阻路之先鋒。何用。

別人說也。八戒爲死心下手。乃半山開路之爭先。一拳先打徹也。試看三藏心慌。口裏念著多心經。那怪亦慌。使金蟬脫殼計。忽然化虎。忽然剝皮。俱見此心不死。而輾轉自用爲魔之狀。正念經時。卽駕風攝去之時。非虎怪使金蟬攝金蟬。乃金蟬自使金蟬攝金蟬也。雙手捧著唐僧。奉獻大王。綁在後園。乃唐僧自捧自綁。而心遭毒害。不可解脫矣。八戒行者識破虎皮。卽金蟬之殼。知爲中計。一守一戰。直抵妖洞。行者努力戰敗虎妖。八戒相機一鉞築殺。此先除我心之固。必打破真空之障礙也。自此可搜剪魔根。救全金蟬之體。此等手段。就如夫婦和諧。一倡一和。內外相助爲理一般。又何家難之有哉。故結云。法師有難逢妖怪。情性相和伏亂魔。此篇法字起法師結。下篇提綱緊接護法。分明示人修真之法。有暗伏照應。草蛇灰線之妙。明眼人自當覷破。

第二十一回 護法設莊留大聖 須彌靈吉定風魔

卻說那黃風洞老妖。正低頭不語。默思計策。忽見把門的小妖報道。大王。虎先鋒被那毛臉和尚打殺了。拖在門口來哩。那老妖聞言。愈加煩惱道。這厮卻也無知。我倒不會喫他師父。他轉打殺我先鋒。可恨可恨。我也只聞得講甚麼孫行者。等我出去。看是個甚麼九頭八尾的和尚。拿他進來。與我虎先鋒償命。他急急披掛齊整。綽一桿三股鋼叉。帥羣妖跳出本洞。那大聖停立門外。見那怪走出來。著實驍勇。他厲聲高叫道。那個是孫行者。這行者即躡著虎怪的皮囊。手執著如意的鐵棒。答道。你孫外公在此。快送出我師父來。那怪仔細觀看。見行者身軀鄙猥。面容羸瘦。不滿四尺。笑道。可憐可憐。我只道是怎麼樣個扳不倒的好漢。原來是這般一個骷髏的病鬼。行者笑道。你這個兒子。真沒眼力。你外公雖是小小的。你若肯照頭打一叉柄。就長六尺。那怪果打一下來。他把腰躬一躬。足長了六尺。有一丈長短。慌得那妖把鋼叉按住喝道。孫行者。你怎麼把這個演樣法兒。拿來我們前使。莫弄虛頭。走上來。我與你見見手段。那怪撚動鋼叉。當胸就刺。這大聖理開鐵棒。使一個烏龍掠地勢。撥開鋼叉。照頭便打。他二人鬪經三十個回合。不分勝敗。這行者急要見功。使一個身外身的手段。把毫毛揪下一把。用口嚼碎。望上一噴。叫聲變。即變百十個行者。各執一根鐵棒。把那怪圍在空中。那怪害怕。也使一般本事。急回頭望著巽地上。把口張了三張呼的一口氣。吹將出去。忽然間一陣黃風。從空刮起。好厲害。就把孫大聖毫毛變的小行者。刮在半空中。似紡車兒一般亂轉。如何攏得身。慌得行者將毫毛一抖。收上身來。獨自個舉著鐵棒。上前又被那

怪劈臉噴了一口黃風。把兩隻火眼金睛。刮得緊緊閉合。莫能睜開。因此敗下陣來。那妖收風回洞。不題。卻說豬八戒見那黃風大作。天地無光。伏在山門之間。也不敢睜眼擡頭。正在那疑思之時。卻早風定。天晴。忽聽得孫大聖從西邊吶喝而來。他纔欠身迎著道。哥哥好大風啊。你從那裏走來。行者擺手道。厲害厲害。我老孫自爲人。不曾見這大風。那老妖使一柄鋼叉。與老孫戰有三十餘合。是老孫使一個身外身的本事。把他圍打。他著了急。故弄出這陣風來。刮得我站立不住。冒風而逃。老孫也會呼風喚雨。不似這妖精的風惡。八戒道。似這般怎生救得師父。行者道。救師父且再處。不知這裏可有眼科先生。且教他把。我眼醫治醫治。八戒道。你眼怎的來。行者道。我被那怪一口風噴將來。吹得我眼珠酸痛。這會子冷淚常流。八戒道。哥哥這半山。天色又晚。且莫說要甚麼眼科。連宿處也沒有了。行者道。要宿處不難。我料著那妖精還不敢傷我師父。我們且找上大路。尋個人家住過一宵。明日再來降怪罷。八戒遂牽馬挑擔。同出山凹。行上路口。只聽得山坡下有犬吠之聲。二人停身觀看。乃是一所莊院。影影的有燈火光明。他兩個慢慢而行。直至那家門首。叫一聲開門開門。那裏邊有一老者問道。甚麼人。行者躬身道。我們是東土大唐聖僧的徒弟。同往西方拜佛求經。路過此山。被黃風大王。拿了我師父進去。天色已晚。特來府上告借一宿。萬望方便。那老者道。原來是二位長老。請進請進。他兄弟們徑至裏邊。拴馬歇擔。與莊老拜見。敘坐。蒼頭獻了茶。又捧出幾碗胡麻飯。飯畢。命設鋪就寢。行者道。不睡還可。敢問善人。此地可有賣眼藥的。老者道。是那位長老害眼。行者道。不瞞你老人家說。我們出家人。自來不曉得害眼。只因今日在黃風洞口。救我師父。不期被那怪一口風噴來。吹得我眼珠酸痛。眼淚汪汪。故此要尋眼藥。老者道。善哉善哉。你

這個長老。怎麼說謊。那黃風大王。風最厲害。他那風比不得甚麼。春秋松風竹風。與那東西南北風。八戒道。想必是夾腦風。羊耳風。大麻風。偏正頭風。老者道。不是不是。他叫做三昧神風。行者道。怎見得老者道。那風。

能吹天地暗。善刮鬼神愁。裂石崩崖惡。吹人命卽休。

你們若遇著他那風吹了時。還想活得哩。只除是神仙。方可得無事。行者道。果然果然。我們雖不是神仙。神仙還是我的晚輩。這條命急切難休。卻是吹得我眼珠酸痛。那老者道。既如此說。也是個有來頭的人。我這敵處。卻無賣眼藥的老漢。也有些迎風冷淚。曾遇異人傳了一方名喚三花九子膏。能治一切風眼。行者聞言。低頭唱喏道。願求些兒。點試試。那老者應承。卽取藥與行者點上。教他不得睜開。靜心睡覺。明早就好。八戒遂展開鋪蓋。請行者安置。行者閉著眼。亂摸。八戒笑道。先生你的明杖兒呢。行者道。你這個饞糟的。馱子。你照顧我做瞎子哩。那馱子啞啞的暗笑。而睡行者坐在鋪上。轉運神功。直到三更後。方纔睡下。不覺五更將曉。行者抹抹臉。睜開眼道。果然好藥。比常更百分光明。卻轉頭後邊望望呀。那裏得甚房舍窗門。但只見些老槐高柳。兄弟們都睡在那綠莎茵上。那八戒醒來道。哥哥。你嚷怎的。行者道。你睜開眼睛看看。馱子忽擡頭。見沒了人家。慌得一轂。爬將起來道。我的馬呢。行者道。樹上拴的不是。行李呢。行者道。你頭邊放的。不是。八戒道。這家子也懶賴。他搬了。怎麼就不叫我們一聲。想是躲門戶的。恐怕里長曉得。卻就連夜搬了。噫。我們也忒睡得死。怎麼他家拆房子。也不聽見響響。行者吃吃的笑道。馱子不要亂嚷。你看那樹上。是個甚麼紙帖兒。八戒走上前。用手揭了。原來上面四句頌子云。

莊居非是俗人居。護法伽藍點化廬。妙藥與君醫眼痛。盡心降怪莫躊躇。

行者道：這夥毛神自換了龍馬，一向不曾點他。他倒來弄虛頭。八戒道：哥哥莫扯架子。他怎麼伏你點札。行者道：兄弟，你不知道這護教伽藍和丁甲揭諦功曹奉菩薩的法旨，暗保我師父者。自那日蛇盤山報了名，只爲這一向有了你，再不會用他們。故不會點札罷了。八戒道：哥哥他既奉法旨，暗保師父，所以不能現身明顯。故此點化仙莊。昨日也虧他與你點眼。你莫怪他。我們且去救師父來。行者道：此處到那黃風洞口不遠。你且只在林子裏看馬守擔。等老孫去洞裏打聽打聽。看師父下落何如。再與他爭戰。八戒道：正是。這等討一個死活的實信。假若師父死了，各人好尋頭幹事。若是未死，我們好竭力盡心。行者道：莫亂談。我去也。他將身一縱，徑到他門首。門尙關著睡覺。他卽捻訣念咒，搖身一變，變做一個花腳蚊蟲，飛入洞裏。見小妖還打鼾睡。只見那老妖睡起來，叫醒小妖，分付各門上謹慎。只怕昨日那陣風不曾刮死孫行者。他今日必定還來。行者聽說，又飛過那廳堂後面，卻見一層門關得甚緊。行者從門縫兒鑽將進去。原來是個大空園子。那壁廂定風樁上，綁著唐僧哩。那師父紛紛淚落，心心只念著悟空。悟能行者，停翅。叮在他光頭上，叫聲師父。那長老認得聲音道：悟空啊，想殺我也。你在那裏叫我哩。行者道：我在你頭上哩。你莫要心焦。我們今日務必拿住妖精，救你性命。我去也。說聲去，又嚶嚶的飛到前面。只見那老妖坐在廳上，點札各路頭目。又見一個搢旗的小妖，撞上廳來報道：大王小的去巡山，見一個長嘴大耳朵的和尙，坐在林裏。若不是我跑得快，幾乎被他捉住。卻不見昨日那個毛臉和尙。老妖道：孫行者不在，想必是風吹死也。再不去那裏求救兵去了。衆妖道：大王若果吹殺了他，是我們的造化。只恐吹不死他。

他去請些神兵來。卻怎生是好。老妖道：怕他甚麼神兵。若還定得我的風勢。只除了靈吉菩薩前來。其餘何足懼也。行者在屋梁上聽得他這一句。不勝歡喜。卽忙飛出。現本相來至林中。叫聲兄弟。八戒道：哥。你打聽得如何。剛纔一個搢旗的妖精。被我趕了去也。行者笑道：虧你虧你。卽將洞中之事。與八戒說了一遍。八戒道：他既然自家供出靈吉菩薩來。但不知靈吉住在何處。正商議處。只見大路旁。走出一個老公來。八戒望見道：師兄。常言道：要知山下路。須問過來人。你上前問他一聲。何如。真個大聖藏了鐵棒。上前叫道：老公。問訊了。我們是取經的聖僧。昨日在此失了師父。特來動問公公一聲。靈吉菩薩在那裏住。老者道：靈吉菩薩住在直南上。此處到那裏。還有三千里路。有一山名小須彌山。山中有個道場。乃是靈吉菩薩講經禪院。汝等是取他的經去了。行者道：不是取他的經。我有一事煩他。不知從那條路去。老者用手向南指道：這條羊腸路就是了。哄得那孫大聖回頭。那公公化作清風。寂然不見。只見路旁吹下一張簡帖。上有四句頌子云。

上覆齊天大聖聽。老人乃是李長庚。須彌山有飛龍杖。靈吉當年受佛兵。

行者執帖轉身。八戒道：哥啊。我們連日造化低了。專慣日裏見鬼。那個化風去的老兒是誰。行者把帖兒遞與八戒。念了一遍道：李長庚是那個。行者道：是太白金星的名號。八戒慌得望空下拜道：恩人恩人。老豬若不虧金星奏准玉帝時。性命也不知化作甚的了。行者道：兄弟莫要出頭。只藏在這樹林深處。看守行李馬匹。等老孫請菩薩去也。八戒道：曉得。你只管前去。老豬學得個烏龜法。得縮頭時。且縮頭。孫大聖跳在空中。縱筋斗雲。徑往正南上去。須臾見一座高山。半中間祥雲出現。瑞靄紛紛。山門裏有一座禪院。

只聽見鐘磬悠揚。香煙縹緲。大聖直至門前。見一道人念佛。行者近前作揖問道。這裏可是靈吉菩薩的禪院麼。道人答道。正是。有何話說。行者道。煩你與我傳達。我是東土大唐駕下御弟三藏法師的徒弟。齊天大聖孫悟空行者。今有一事。要見菩薩。道人笑道。老爺字多話多。我不能全記。行者道。你只說是唐僧的徒弟孫悟空來見罷。道人依言傳報。那菩薩卽整衣迎接。這大聖入門觀看。只見那

滿堂錦繡。一屋威嚴。輝煌金焰射虹霓。馥郁玉煙飛彩霧。正是那講罷心閑。方入定。白雲片片繞松梢。靜收慧劍。魔頭絕。般若波羅善會高。

兩下相見坐定。菩薩隨命看茶。行者道。茶不勞賜。只因我師父在黃風山有難。特來求菩薩降怪救師。菩薩道。我受了如來法令。在此鎮押黃風怪。如來賜了我一顆定風丹。一柄飛龍寶杖。當時被我拿住。饒他性命。放他去隱性歸山。不知他今日欲害令師。有違教令。我之罪也。隨取了飛龍杖。與大聖一齊駕雲。不多時。至黃風山上。菩薩道。大聖。我只在雲端內住定。你下去。與他索戰。誘他出來。我好施法力。行者依言。按落雲頭。掣棒把洞門打破。慌得那把門小妖。急忙傳報。那怪道。這潑猴著實無禮。再不伏善。這一出去。使陣神風。定要把他吹死。卽手綽鋼叉。走出門來。見了行者。撚叉當胸就刺。大聖舉棒對面相還。戰不數合。那怪吊回頭。望巽地上。纔待要張口呼風。只見那半空裏靈吉菩薩。將飛龍寶杖丟將來。化作一條八爪金龍。撥刺刺的輪開兩爪。一把抓住妖精。提著頭兩三摔。摔在山石崖邊。現了本相。卻是一個黃毛貂鼠。行者趕上。舉棒就打。被菩薩攔住道。大聖莫傷他命。他本是靈山腳下的得道老鼠。因爲偷了琉璃盞內的清油。燈火昏暗。恐怕金剛拿他。故此走了。卻在此處成精作怪。我還拿他去。見如來處置去。行者

聞言。卻謝了菩薩。菩薩西歸不題。卻說豬八戒在那林內。正盼望間。忽見了行者來到。問道。哥哥怎的幹事來。行者將請靈吉菩薩降妖的事情說知。如今我和你好去洞裏救師父也。那馱子喜之不勝。二人撞入裏面。把那一窩狡兔妖狐香獐角鹿。一頓釘耙鐵棒。盡情打死。卻往後園解救師父。行者將那請靈吉降妖的事情。陳了一遍。師父謝之不盡。他兄弟們就在洞中安排些茶飯。喫了。方纔出門找大路向西而去。畢竟不知向後何如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悟一子曰。此承上言。既撲滅虎視之自雄。尤要掃除鼠首之多歧。蓋心有識神而獨取自用。是炫明失明。遺炤未炤。其害在識而不識。能識是神之非真。則識不神之爲真。故曰鍊神須鍊不神。學者不識不神之指歸。或察瑣而生魔。或疑深而多惑。或誤落於傍門。或模稜於兩可。俱是盲修瞎鍊。謂之狂瞽。韓子曰。不能審得失之地。謂之狂神。不守舍而病在心。如狂風之震動無定也。孔子曰。未見顏色而言。謂之瞽。心入於肝而攻於目。如黃風之吹人受傷也。故蓄久不化者。則成蠱。積迷不解者。則多難。總由不明。故致不斷。禮之所以戒猶豫。書之所以貴果斷也。去猶豫而成果斷。要在於惟明。明仍不離。識神乃是點眼之藥。極爲緊切。此篇中眼科先生。爲大眼目靈吉菩薩。是點眼之後。而開光明也。撥迷障之瞽。見發不昧之妙觀。則定猖狂無定之風。而絕鼠首兩端之惑矣。鼠性善竊多疑。出穴不果。每持兩端。故老妖爲靈山腳下老鼠成精。你看老妖低頭不語。默思計策。又聞言愈加煩惱。道這廝卻也無知。我倒不曾喫他師父。他轉打殺我家先鋒。是都無定見。而反說別人不是的情狀。老妖仔細觀看。見行者身軀鄙猥。不滿四尺。便是輕覷不明。行者道。你這兒子。卻沒眼力。便是面嘲不明。照頭一下。便長六